

三通考輯要

第二函
五十一冊

欽定續文獻通考輯要卷二

山陰湯壽潛鑒先恭輯

錢幣考臣等謹案馬端臨作錢幣考自太昊神農迄於宋代其因時制宜所以謹輕重之權通貧富之用者考據致爲詳盡宋自嘉定而後銅冶大衰國用日匱意在廢錢用楮於是會子關子及川引湖會迭興法制繁多寢以亡國遼之先代以土產多銅已造錢幣太祖以後代有開鑄其時給戍賞征賜予億萬不行楮幣而國用充殷者蓋舊儲新造並聽民用故也金初用遼宋舊錢正隆而降始議鼓鑄後改鑄大錢濟以鐵錢錢不能充權以交鈔鈔至不行權以銀貨而錢之受絀愈甚元世祖中統至元間立鈔法以至元寶爲母中統交爲子子母相權而行至正間別立至正交鈔卒之財貨匱乏楮幣不足以權變百貨遂濫而不行明自洪武年間鈔法已漸壞蓋廢堅剛可久之質而持輒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於人情必不能易代而常行也至於明之錢法始屬工部寶源局繼增設戶部寶泉局其後以軍興費重惟講求鼓鑄之利不知民間食用惟幣與貨穀貨不能日增而但恃開鑄豈知本之論乎今自宋遼以下詳考史志以次臚載在錢幣固當以錢爲主乃鈔法敗於金源至元而錢幾廢則錢鈔之先後不能不客主易位矣明代鈔不勝錢而行使則有次第故亦先鈔於錢若累朝立制之變通與用法之輕重皆得以參考焉

錢

宋甯宗嘉定十六年八月申嚴海舶漏泄銅錢之禁 先是孝宗乾道七年三月立沿海州軍私齎銅錢下海

船法淳熙九年詔廣泉明秀諸州漏泄銅錢坐其守臣至帝嘉定五年七月禁高麗日本商人博易銅錢至是申嚴其禁 青田縣主簿陳耆卿奏曰有錢而後有楮楮滯則稱提之說興焉而未有言及錢者楮日多錢日少禁楮之折閱者日嚴而禁鈔之漏泄者日寬非果寬也寬於大而嚴於小也闕闕之間有腰百金以出者吏卒已目送之至數百則攜攜之鞭笞之矣高檣巨舳出沒江海有豪家窟穴其中則人不敢仰視間能損毫末以餌邏卒則如履康莊矣豪家之弊猶可言也富商之弊不可言也豪家泄之於近富商泄之於遠泄於近猶在中國泄於遠則轉及外國而不可復返矣錢既日耗則其命遂歸於楮其弊遂積於楮上下之間遂一切併力於楮不知楮所以難行者不獨以楮之多正以錢之少也存者既少藏者愈牢雖以重法欲散出之彼將曰吾之錢吾所自有也彼以中國所有散之外國上不之禁而何以咎我故臣以爲今日之務不專在稱提楮幣又在於稱提銅錢也今銅錢之法大率犯者罰輕而捕者賞輕犯者罰輕則人易爲姦捕者賞輕則吏不盡力望申飭司嚴漏泄之憲優掩獲之典其捕至若干者特與附類獲盜改秩以風厲之誠使錢不甚荒則楮不偏勝此稱提本務也 江西提舉袁燮陳錢法諸弊疏曰臣聞楮幣之用至今而窮立法而稱提之所以濟其窮也然今日所謂稱提者果能有濟乎始以法令從事兌不以省陌者必罰無赦未幾從民之便又未幾有三分七分之說而卒歸於銅錢楮幣之相半是復其舊也是猶未始稱提也經久可行之策顧不在茲乎今議者急於豐財欲用鐵錢與銅錢並行當不足之時候焉有餘幣不可喜而其實有不然者往時楮幣多故銅錢少

今益以鐵錢不愈少乎往時楮幣多故物價貴今益以鐵錢不愈貴乎銅鐵之價固不相若鑄以爲錢孰貴孰賤兼用之於市而實得銅錢之直得無徒費鐵錢乎兩淮虛耗甚矣運鐵錢於江南貿易而歸固將裕之也然江南之楮幣易淮甸之鐵錢厥價三倍姦巧之民爭先取之此盈而彼虛矣鐵錢日以朘削銅錢禁不得往淮人將安所用哉名曰裕之其實感之且夫鐵錢之易就非若銅錢之難成盜鑄如雲而起楮之輕也滋甚內不足以繼楮外不足以裕淮將何便於此哉且今日楮幣之輕得非以銅錢之寡與海舶之泄未始無法也而檢空之委得於情懇納其私賄縱其私載則連櫓而去姦民相結貯錢小舟潛往海洋納諸巨舶緇載而歸此錢之所由少也獨不可申嚴其禁乎銷錢爲器未始無法而獲利十倍所在公行句容天台四明池陽臨川之所鑄者以精巧名人皆貴之此錢之所以銷也獨不可痛懲其姦乎鼓鑄之司令甲至嚴也每歲增之何可勝用自黠吏既漁其利而場戶復濟其姦憚取銅之難銷錢以輸之幸其精煉無復致詰錢安得而不耗獨不可堅明其約束乎若夫守法之地人所觀瞻而先自廢法罪莫大焉銅楮相半之制其來舊矣乃創爲新例輪楮於官者必令貼納是利其贏也是弛相半之法而置錢於無用之地也姦民乘之逞其私欲毀之墮之者不勝其衆是孰爲之倡哉竊觀當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幣所在填委而錢常不足間有純用銅錢不雜他幣者錢每有餘以是知楮惟能害銅非能濟銅之不及也加之以貼納豈貨泉之利哉朝廷深懲往事革三分七分之弊而復二者均平之法此乾道淳熙之美意也人情翕然歟曰至當守法之便昭晰如此然則守銅楮相半之法悠

久不變而異時謀利撓法之蠹蕩滌無餘尙何憂銅錢之寡而楮幣之輕乎此當今之急務也

理宗寶慶元年行大宋元寶錢 四年改元紹定鑄錢曰紹定通寶

紹定六年詔出內帑緡錢二十萬令臨安府措置兌易日下住罷銅錢局 寶祐四年十月又出封樁庫新錢

兌使以濟民用

七年改元端平鑄錢曰端平通寶

端平元年五月以贖銅所鑄錢不耐久舊錢之精緻者泄於海舶申嚴下海之禁 審計司章謙亨進對奏浸

銅事帝曰實鐵耳謙亨奏紹聖間以鉛山膽泉浸鐵爲之令泉司鼓鑄和以三分真銅所以錢不耐久又奏舊

錢精緻泄於海舶帝曰不可不禁至淳祐四年右諫議大夫劉晉之言巨家停積猶可以發泄銅器錕鎔猶可

以止遏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於是復申漏泄之禁 謹按浸銅之法以生鐵鍛成薄片排置膽水槽中浸積

數日鐵片爲膽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刮鐵煤入爐三煉成銅大率用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饒州興利場信州

鉛山場各有歲額所謂贖銅也

六月禁毀銅錢 淳祐八年監察御史陳求魯疏曰議者謂錢廢於蠶藏至嚙盜賊以窺人之間與峻刑法以

發人之窖藏不思患在於錢之荒而不在錢之積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風駕浪深入遐陬販於中國者皆

浮靡無用之異物而泄於外國者乃國家富貴之操柄所得幾何所失不可勝計矣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鑄器

醴泉之樂具皆出於錢臨川隆興桂林之銅工尤多於諸郡姑以長沙一郡言之烏山銅鑪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鵝羊山銅戶數百餘家錢之不壞於器物者無幾今京邑鑄銅器用之類鬻賣公行於都市畿甸之近一繩以法由內及外觀聽聿新則鑄銷之姦知畏矣香藥象牙之類異物之玩珍奇可悅者本無適用之實服御之間昭示儉德自上化下風俗丕變則漏泄之弊少息矣此端本澄源之道也有旨從之九年九月又詔臨安府諸路提刑司嚴姦民銷鑿見錢私鑄銅器之禁仍下殿步司一體施行

四年改元嘉熙鑄錢曰嘉熙通寶嘉熙重寶 謹按端平中嘗鑄大錢一當五筆下置監鑄不及千緡而費用萬緡不一月罷

嘉熙五年改元清寧錢曰清寧通寶清寧元寶 謹按清寧元寶大錢背文有當百字錢質厚重過於諸大錢數倍而史無明文

淳祐十二年申嚴鑄錢之禁及偽造之法 先是十年二月都省言銅錢泄漏倘會充斥姦民無所懲畏詔令沿海州縣山澳海岳結爲保甲互相糾察如有犯者及停贓家許告推賞不告連坐至是復申其禁至景定四年又諭輔臣曰陳堯道言鈔銷偽造當嚴加禁戢賈似道奏不禁鈔銷則見錢愈少不禁偽造則楮幣愈多寶祐元年八月行皇宋元寶錢 七年改元開慶鑄錢曰開慶通寶

開慶二年改元景定鑄錢曰景定元寶

度宗咸淳元年行咸淳元寶錢 謹按孔行素至正雜記曰宋季錢牌長三寸有奇闊二寸大小不同背鑄臨安府行用面鑄貫文云壹百之類額有小窠貫以致遠此則制沿古幣而用等鈔法宋史不載附錄於此明末蔣臣請用銅鈔殆欲倣此制也

會子

甯宗嘉定四年十二月以會子折闊不行遣官體訪江浙諸州 時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資福建路安撫使蔡幼學曰罔民而利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錢幣未均稱提無術力求罷去

袁說友疏曰今官會日輕銅錢日少欲重官會而民間兌易不能及所兌之數官會何由而可重欲易銅錢而民間見錢收拾日難不能爲稱提之用銅錢何由而可易朝廷救弊之策亦間舉矣既降指揮官司上供民間輸納並令錢會中半又降指揮民間以會子輸納不得勒令貼納見錢又令戶部支撥見錢下臨安府置場以實數兌使又令封樁庫日出見錢數千緡下臨安府兌使又令諸州撥見錢於本州置場兌使此皆欲重官會也是數策者不可謂不能救弊矣然大抵今日弊革而明日復弊每不能稱提於久遠爾今累月來都下官會又復虧折一千官會雖得七百二三十見錢而砂毛宋史食貨志作尾誤減輕錢一千內率有二三十是實得七百以下也零會則折闊又甚矣然未至如外郡之尤弊也今近在輔郡如浙西之湖秀浙東之婺越蓋兌一千而得六百七八十而砂毛減輕亦在焉稍遠而衢信又遠而建劍遠而江東西則一千止得六百以下矣愈遠則愈輕

愈輕則愈不用官會之弊至此甚矣若更不求其策則公私俱不可行豈不爲寒心哉今若止爲都下官會計固可以一說論獨外郡地既不同其說各異難以一概之說救之望下臣此奏於江浙東西福建五路守臣令各隨本州事宜詳審的確具申尙書省下檢正都司同戶刑部看詳撥其策畫之最善者再行熟計申省取旨施行庶參酌衆論各隨其宜或能救弊於久遠也

理宗端平二年詔封樁庫支撥度牒五萬道四色官資付身三千道紫衣師號二千道封贈敕誥一千道副尉減年公據一千道發下諸路監司州郡廣收十六十七兩界會子以都省司會價日損物價日昂若非措置收減無由增長故也至禧祐十年又給度牒千道下臨安府易民間兩界破會寶祐三年二月又撥官詣祠牒新會香鹽付臨安府守臣馬光祖收換兩界舊敝會子九月右丞相董槐奏以臨安府酒稅專收破會解發朝廷旋即焚毀從之景定四年十二月詔舶務出售權貨以收敝楮仍禁乞取五年正月出奉宸庫珠香犀象等貨下務場貨易助收敝楮

五月監察御史李宗勉陳楮弊言兩界會子亟易勞費特甚行之既久折閱如故不若節用而省退官吏內外營繕支費浮泛悉從節約歲省十萬則十萬之楮可損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損行之既久損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操我贏縮之柄不在楮矣監司帥守既無苞苴餽運之費儘可撙節以爲稱提之助從之八月臣僚請預造十八界新會帝曰若行新會又恐民間惶惑奏云非欲更造一界會子行使止欲預造楮

積爲變通之用帝然之至嘉祐三年臣僚言十五大兩界會子盡用川紙物料既精工製不苟民欲爲僞尙或難之迨十七界之更印已雜用川杜之紙至十八界則全用杜紙矣紙既可以自造價且五倍於前故昔之爲僞者難今之爲僞者易臣愚以爲鈔捺之際增添紙料寬假工程務極精緻使人不能爲僞者上也禁捕之法厚爲之勸厲爲之防使人不敢爲僞者次也

九月以兩界會子數多監司郡守奉行稱提不虔令諸路州縣有官之家簪纓之後及寺觀僧道並按版籍每畝輸十六界會子一貫願納十七界者並從各州截角類解付封樁庫交納其勦貴及寺觀曾被指揮特免科役者毋得責緣規免仍不許敷及佃戶違者許越訴

是年始令收藏舊會 先是紹定五年兩界會子已及三億二千九百餘萬至是臣僚言兩界會子違者曾未數載近者甫及期年非有破壞塗汙之弊今當以所收之會付封樁庫貯之脫有緩急或可濟事從之 謹按舊制收到舊會或毀抹重造或竟燒毀不復收存也今藏以待乏毋乃尙欲用之乎夫新舊錯出民志惑而益僞滋此楮幣之所以亂也董槐謂官司既可通融民間自然滅落 實祐二年九月奏 其源有自來矣

三年十二月詔措置會子務在必行尙慮監司守令奉行不力令兩監察御史覺察彈奏

嘉熙二年遣江浙東西閩五路憲臣以稱提楮幣而出也 許衡代人擬奏劄曰臣謂楮幣之折閱斷無可稱

提之理直一切罷而不行用耳請稱提之策舊令三十四年矣卒無能爲朝廷毫髮之助但見稱提之令每下

百姓每受其害而實陌益落嘉定以一易二是實民一半之貨也端平以五易一是實民四倍之貨也今不若以實貨收虛券猶足救前日之過而無愧百姓實貨者何監是也

四年九月令措置十八界會子收換十六界將十七界以五準十八界一券行用如民間輒行減落或官司自有違戾許徑赴臺省越訴 兵部侍郎袁甫論會子疏曰仰惟聖上以會子極弊爲憂大臣鑒前事之誤悉意

經畫自去歲遣官置局隨所在州軍任責擦紙今端緒已見豈容輕易施行而至於再誤乎臣請先將白劄子所言別白言之然後臣得畢陳其說目今十六十七兩界會子五十千萬數日夥價日低救弊之策幸有十八界新會一著若不善用之則適以滋弊今白劄子遽欲以十八界會子旋印旋支其說謂一新之直可當舊之五六故欲停舊造新然新者當造而不當遽用蓋十八界未出則人之望朝廷區處惟兩界舊會耳十八界既出則新舊三界雜然並行區處愈費力矣據白劄子雖云以新會照時價買賣舊會而暗毀之然當此用度窘迫既曰不必頓造新會則安能每月以三分之一而買舊會必至三界並行愈多愈賤且見錢會子子母相權白劄子云不必措置見錢又云宜放都城會價與城外相等意欲以重楮輕錢之術神之而人心終輕楮重錢官司雖嚴刑重罰勒令新會從官價舊會從民價然三界並行民聽易惑新舊會之價不一新必爲舊所牽而倒矣又三總戶部歲支見錢白劄子擬於朝廷椿積錢內支撥照得端平初元因換會子遂出累朝所積金銀輕棄之至今帑藏楊虛言之哀痛今僅有昇潤所積見錢六七百萬及行都所積三四百萬視爲根本若又掃而

空之犯端平之大失豈不重可慮哉會子立界分定年限其法始於蜀中當換界之時差內外兩場官吏辦驗真僞方與交收外場驗到一貫僞會追賞至七十貫內場驗到一貫僞會追賞倍之民間知將來換會時難逃兩場辦驗自然僞會不至通行今白劄子乃欲新會不立界限是未知立法防姦之深意也凡此皆事理之當審者若夫區處之策亦非有新奇之論惟在立定規模善用新撩之紙爲一頓換易之計則庶乎其可矣今朝廷紐舊會之陌換易新會大率以五舊易一新計必得十千萬新會則舊會可以盡易其要在作急辦紙而已辦紙固不可緩印造尤所當急須并力趨趣務在速辦然後一朝盡行換易舉五十千萬之舊會悉易以十千萬之新會使來夏以後更無舊會一券行於世間獨有一色新會則民間自然貴重矣臣願陛下力持四戒一曰戒新會三界並用二曰戒輕變錢會中半三曰戒空竭昇潤椿積四曰戒新會不立界限更乞斷以聖意勿以來夏爲餘勿以頓造爲憚愛惜寸陰力救積弊天下幸甚 又曰竊詳白劄子所陳不欲明換而欲暗銷者蓋恐一新易五舊非民所樂故只令紐價輪賦神而化之耳然比來物價翔踊正緣舊會數多民方苦之如能五分銷去其四使新會頓復官陌則凡物十千之價者只兩千可得米石絹疋色色如之豈非衆所願欲慮其不樂者過也況既以時值準會輪賦民間折閱與以一易五則同雖避其名民不可愚也與其暗銷不若明白收換之爲愈照得紹興間四川錢引價低固嘗以一易四人無異論亦非今日撙行也 又曰指揮內一條人戶所納官會各州軍截鑿一角發解朝廷臣謂令各州軍截鑿不若令人戶自鑿齎赴官司何則官司截鑿彼

直謂空言給我將來仍並出行用且有怨忿之心矣如許其自鑿以納官則目前雖有輸財之苦亦知會少價增異日可以獲利庶幾不怨或謂人戶鑿納必有夾雜僞會之弊不知此雖有之亦自有限況只鑿一角真僞自可稽考或又謂我但實行截鑿足矣何恤人言不知目今用度窘急州縣揣知此意必有密獻不必盡鑿之說者朝廷處匱乏之際萬一惑於其言縱使不爲所惑然人之疑心難以家至戶曉臣意只是一信字使天下曉然無疑而已又指揮內一條令各州軍拘人戶納官會分爲六限每限半月計三月可足竊計將來人戶輸納不時州郡必至申請展限恐限內先納者皆是畏謹及貧弱之人違限不納者卻是頑梗及巨力之戶臣欲反此說用之令州郡先催形勢有力之家立定期限不許申展一則頓改收買會價必然驟長二則勢家不敢希望展限以求幸免三則貧小者心服被大家事力有餘限內責其必納更復何辭待大家納足之日然後催及中戶中戶力雖稍薄然皆自愛必能依限輸官末後視所收多寡如何酌催貧小之戶或已納數多則朝廷施行寬恩可使貧小者霑被

張端義貴耳集曰辛未

嘉定四年

以二易一當時議者必曰貽害於後今以五易一

倍於二易一矣十七界不及六十七文行用殊不知十九界後出又將十八界以十易一矣此一項利害難以虛言勝愚民之術至此而窮學士大夫強出新奇欲行稱提之法愈稱提則愈折閱矣

同十二月詔民間賦輸仍用錢會中半其會半以十八界直納半以十七界紐納

淳祐十二年監察御史劉

元龍言楮幣積輕宜因各路時值令州縣折納純用楮從之後公私交病明年仍用錢會中半景定三年都省

言諸路州縣稅租見錢用時價折納會子以重楮也州縣間有故行違戾者詔諸路提刑躬視所部違者劾之
淳祐元年七月詔敕令所修偽造新會摺改舊會盜賣會底之令

七年二月詔十七十八兩界會子更不立限永遠行用

先是二年按宋史食貨志韓韓祥奏作
淳熙二年熙字誤刻應作祐宗正丞韓祥

奏鑄楮幣者只緣變更敕楮幣者無如收減自去年至今楮價粗定不至折閱者不變更之力也今已罷諸造
紙局及諸州科買楮皮更多方收減則楮價有可增之理帝曰善至是乃有是詔明年左司趙汝堅請更造十
九界會子黃洪請不用會子皆以狂言惑眾詔各免所居官

十一年以會價增減課其官吏先是端平二年知衢州蔡節以本郡會價低減削二秩淳祐八年四月臣僚
言兩界會子既永行用宜立殿最之法以爲稱提之助從之至是乃著此令

寶祐六年詔京城敝楮不堪行用於封樁庫支撥兩界好會盡數收換景定五年十月詔十七界會寢輕並
以十八界會易之限一月止

川引

甯宗嘉定十一年四月命四川增印錢引五百萬以給軍費

理宗嘉熙二年十二月出祠牒會子共七百萬紙給四川制司爲三年生券寶祐三年又撥封樁庫十八界

會二百萬專充四川行使

淳祐九年九月四川制置使余玠請交引以十年爲界從之 玠言川引每界舊例三年一易自開禧軍興後用度不給屢年收兌遂至兩界三界通使然率以三年界滿方出令展界以致民聽惶惑今欲以十年爲一界著爲定令則民旅不復懷疑從之

度宗咸淳五年川引仍聽自造 先是理宗寶祐四年臺臣奏川引銀會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無收今當拘印造之權歸之朝廷做十八界會子造四川會子視淳祐之令作七百七十陌於四川州縣公私行使兩料川引並毀見在銀會姑存舊引既清新會有限則楮價不損物價自平矣從之至是復以會板發下成都運司牽之從制司鈔紙發往運司印造畢發回制司用總所印行使歲以五百萬爲額

關子

理宗景定四年十二月令會子庫造三色零百錢關二千萬便民旅交易

五年十二月

時度宗已即位

行銅錢關子

詔物貴原於楮輕楮輕原於楮多今以見錢關子復中興舊法每百七十

七足陌以準十八楮三千革錢楮虧折之弊其官吏諸軍券請並以見錢關子全給時悉相賈似道以楮錢作

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文如寶字狀及帝崩燭詔廢十七界會子行關子將作監簿呂沆力言

非便不從銀關行物價益踊楮益賤 王圻曰關子之制上一黑印如西字中三紅印相連如目字下兩旁各

一小長黑印宛然一寶字也 謹按關子起於高宗紹興元年故藉口中興舊法

錢

遼太祖鑄天贊通寶錢 初太祖父德祖薩勒題爲額爾奇木以土產多銅始造錢弊太祖襲而用之遂致富強以開帝業

太宗置五冶太師以總四方錢鐵

會同二年正月晉遣使謝免沿邊四州錢幣 謹按是時晉輸歲幣於遼并獻沿邊所積錢以備軍實是年遼特免之故遣使來謝耳則大得中國之錢以資用可知

聖宗鑄太平元龜錢又鑄太平興寶錢 先是統和十四年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散諸五計司至是兼鑄太平錢新舊互用

宋史食貨志曰慶曆間

當道與宗時

契丹亦鑄鐵錢易並邊銅錢又鄭玠使契丹還言其給與籍者錢皆中國所鑄

乃增廢三路闢出之法

興宗重熙二十二年閏七月長春州置錢帛司 以諸坑冶多在國東故東京置戶部司長春州置錢帛司時錢不勝多故東京所鑄至清甯中方用

道宗清甯九年正月禁民鬻銅 遼史食貨志曰是時詔禁諸路不得貨銅鐵以防私鑄又禁銅鐵賣入回鶻法益嚴矣 太康十年六月禁毀銅錢爲器

大安三年五月海雲寺進濟民錢千萬 食貨志曰道宗末年經費浩穰鼓鑄仍舊國用不給故雖以海雲佛寺千萬之助受而不拒

天祚帝鑄乾統元寶錢又鑄天慶元寶錢 泉志曰乾統錢徑寸重三銖二參天慶錢徑九分重二銖四參又曰自天贊以下九品皆契丹年號又千秋錢徑三分文曰千秋萬歲蓋道曰遼國錢也 食貨志曰天祚之世更鑄乾統天慶二等新錢而上下窮困府庫無餘積矣

西遼壽昌元寶錢 謹按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曰契丹天祐年號壽昌據遼史天祚帝紀已言其立耶律達實爲帝上尊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無壽昌紀元之語或正史遺之而樞要別有所據

西遼感天元寶錢 天祐帝在位二十年遺命皇后權國稱制號感天皇后此錢蓋其時所鑄

原卷七

金太宗天會十一年八月黃龍府置錢帛司 金初用遼宋舊錢天會末雖劉豫阜昌元寶阜昌重寶亦用之

海陵正隆二年十月初鑄銅錢 自貞元二年遷都後製錢與錢並用至是始議鼓鑄禁銅越外界懸罪賞

格括民間銅鎗器陝西南京者輸京兆他路悉輸中都明年都城及京兆置錢監中都置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京兆置監一曰利用三監鑄錢文曰正隆通寶輕重如宋小平錢而肉好字文峻整過之與舊錢通用

世宗大定八年禁民間鑄錢 民有犯銅禁者帝以銷錢作銅舊有禁令然民間猶有鑄錢者非銷錢而何遂併禁之至十一年二月申禁私鑄銅錢舊有銅器悉送官給半直惟神像鐘磬鉦鈸腰帶魚袋之屬存之二十

六年十一月又以民私造腰帶及鏡託爲舊物市之敕加禁約又定制民間應許存留銅鑰器物若申賣入官每斤給錢二百文其棄藏應禁器物首納者每斤給錢百文非器物銅貨一百五十文不及斤者計給之在都官局及外路造賣銅器令運司佐貳檢校定價各有差章宗明昌二年十月又敕減賣鑄價防私鑄銷錢也十年以官錢積而不散令市金銀諸物其諸路酷權之貨亦令以物平折輸之時顯宗爲太子有使者自山東還問民間何所苦曰錢難最苦官庫錢滿有露積者而民間無錢太子因奏錢在府庫何異銅鑛在野乞流轉使公私俱利帝嘉納之詔有司議行既而奉行不善帝責戶部曰先以官錢率多令諸處貿易以圖流轉今知乃有以抑配反害百姓者豈朕意哉

十二年正月以銅少命尙書省遣使諸路規措銅貨帝與宰臣議鼓鑄或以工費數倍欲求金銀坑冶帝曰金銀山澤之利當以與民惟錢不當私鑄若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所費雖多俱在民間而新錢日增其遺能吏經營之因問左丞石琚曰古亦有民自鑄錢者乎對曰民若自鑄則小人圖利錢益薄惡此古所以禁也十三年命非屯兵州府以錢市易金帛運致京師使錢幣流通以濟民用至二十六年帝以京師積錢止五百萬貫外路所有終亦無用諸路官錢非屯兵處可盡運至京師丞相圖克坦克甯曰民間錢已艱得若悉歸京師民益艱得矣不若起其半至都餘半變折輕齎則中外皆便從之二十八年又諭宰臣曰外路見錢聞有六千餘萬貫皆在僻處積貯既不流散與無等耳今中都歲費三百萬貫支用不繼不若致之京師縱有輓運